

文教風雲人物誌（五）

我所認識的蔣復璁、王雲五、黃君璧

● 劉真（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長）

圖書館的守護者蔣復璁

矢志圖書分類改革

圖書館專家蔣復璁，字慰堂，浙江海寧硤石鎮人，與名詩人徐志摩為同鄉，所以徐志摩全集是由他與梁實秋合編的。他生於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清光緒廿四年），先世經商，家境富裕，曾祖蔣光煦喜歡收藏歷代碑帖、金石玉器以及三代彝器。所藏之書，皆為善本，號為別下齋叢書。蔣復璁一生從事圖書館事業，可說是其來有自。他幼年體弱，延至七歲才入私塾就讀，從四書、左傳讀起。十二歲入杭州錢塘高等小學堂。十六歲考入青島特別高等學校，不久又轉學至天津德華中學。

一九一七年，蔣復璁考入北京大學文預科德文門。八年，升入本科，攻讀哲學。十二年畢業。當時，梁啟超從歐洲買回大批的西文書，他與其叔兵學家蔣百里興辦「讀書俱樂部」，後來又改組為「松坡圖書館」，梁啟超擔任館長，蔣復璁出任編輯，這是他參與圖書館事業之始。

一九二六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創立「北京圖書館」，聘梁啟超為館長，蔣復璁則掌理中文圖書之編目，所以在研究歷代公私簿書之餘，遂有志於中國圖書分類之改革。

一九三〇年，奉浙江省政府選派赴德國留學，除了在柏林大學攻讀哲學之外，也在柏林大學與普魯士邦立圖書館合辦之圖書館學院就讀。

一九三三年，國民政府擬於南京創建

中央圖書館，適巧蔣復璁從德返國，遂奉派為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同時也因他四處奔走之下，上海商務印書館才得以出版影印四庫全書珍本。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並將這套四庫全書珍本影印本與世界各國圖書館交換，使得中央圖書館館藏的各類西文書籍能大量增加。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中央圖書館籌備處隨政府遷至重慶，籌備處工作因而未曾間斷，從事採編、交換、閱覽等工作，成績卓然。

一九四〇年，中央圖書館正式成立，有北碚、重慶兩個分館。江南地區向來是我國私家藏書之所，自淪於日寇之手後，文獻收藏家迫於生計，紛紛出售所藏之書。蔣復璁奉政府之命於一九四〇年年底，化名潛往上海，負責蒐購流落在市面上的

我所認識的蔣復璁、王雲五、黃君璧

私家藏書，購得善本書數萬冊。江南藏書名家嘉業堂劉氏、群碧樓鄧氏之珍藏善本書，皆重歸國有，免於淪喪，蔣復璁在保全文化方面，厥功至偉。

搜集善本十二萬冊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軍投降，蔣復璁奉教育部派為京滬區特派員，以接收江南地區文物為主要任務。原在敵偽機構所收藏之書，除屬於私人者發還原主外，其餘均重歸國有，使中央圖書館所藏之善本書高達十二萬冊。這批善本書，從一九四八年年底開始，就分批運來臺灣。

一九四九年，中央政府遷臺，為緊縮開支，中央圖書館與故宮博物院合併設置管理處，由他負責主持。

一九五一年春，蔣復璁皈依天主教。一九五四年九月，教育部應當時社會需要，恢復中央圖書館，選定臺北市南海路植物園內的「日本建功神社」為館址，而他本人則以館旁一狹小房舍作為棲身之所。

一九六五年九月，政府於臺北外雙溪設置國立故宮博物院，聘蔣復璁為首任院長。而故宮博物院也在他的悉心擘劃之下

，完成了三次擴建工程，使故宮博物院享譽國際，成為海外人士來臺觀光的目標之一。一九八三年初，蔣復璁以「年事已高，精力不繼」為由，在任期屆滿時退休，退休之後，仍為故宮管理委員會委員。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日，因罹患血癌逝世，享年九十有二。

我和蔣復璁認識，是在一九五一年他任臺大中文系教授時，因為師範學院決定興建一所圖書館，我便和陳可忠教授前往溫州街臺大教授宿舍，請教他有關籌建圖書館等事宜。師院改制為師大後，他也曾在師大社教系講授圖書管理這一門課。

獨身在臺廉儉自奉

中央圖書館在臺復館之後，我於一九五七年八月轉任省教育廳廳長一職，因為我倆已有深厚友誼，所以凡他要我幫忙的地方，我總是盡力幫忙。

一九六七年，國家安全會議成立，我擔任國家安全會議國家設計畫委員會委員兼文化組召集人，蔣復璁應聘為文化組委員。當時有一個民間文化團體想要影印故宮所藏的歷代名畫，由我介紹請王雲五與蔣復璁兩位先生幫忙，經過兩人的同意

，故宮名畫遂得送往日本印行。印得異常精美，也為國家增添了一份文化資產。

蔣復璁與梁實秋、陳可忠是好朋友，自從認識我之後，我們四人也成為至交。只要故宮有任何文教活動，蔣復璁總是會請我參加，平時，我們四人也常聚在一起上館子餐敘。蔣復璁與梁實秋曾合編名詩人「徐志摩全集」。

蔣復璁先生的一生可說是全心全意投入圖書館事業，他獨身居住在臺灣，沒有親人的陪伴，廉儉自奉，謹守「行事以忠、待人以誠、交友以信」的古訓，真正做到「言忠信、行篤敬」的儒家典型。他雖然信仰天主教，可是其行事卻像佛家所謂的「苦行僧」一樣。我也常引述他為人、治學的精神，期勉學生都能把他的這種精神做為立身處世的模範。

自學成功的典範王雲五

寄寓上海半工半讀

自學成功的大學者王雲五，字岫廬，一八八八年二月十二日（清光緒十四年）生於上海租界，籍貫為廣東省香山縣。一八九一年，隨母回鄉。一八九六年，重返

上海，始入私塾。一九〇〇年，庚子亂起，乃回鄉暫避。次年春，回上海入私塾就讀，隔年改為半工半讀。一九〇三年三月，於守真書館讀英文。一九〇五年冬，任「益智書室」英文教員，課餘則為南方日報譯述英文稿件。一九〇六年春，為「振群學社」社長，十月為中國新公學英文教師，學生有胡適、楊銓等人。一九〇九年，兼任上海留美預備學堂教務長。一九一一年八月，革命爆發，上海留美預備學堂停辦，王雲五為「天鐸報」撰述革命宣傳文字。十一月，參加「上海留滬香山同鄉會」歡迎孫中山先生，王雲五代表同鄉會致辭，中山先生也為王雲五所編之學報題「開新紀元」四字。

一九一二年一月，中山先生任臨時大總統，王雲五為總統府秘書，主管接待處。當時蔡元培為教育總長，王雲五一本多年任教的經驗，將自己對高等教育的看法函寄蔡元培，蔡元培閱後覺得所言頗為中肯，乃約王雲五至教育部相助。王雲五遂在孫大總統同意下，兼任教育部職務。上午在總統府上班，下午則在教育部工作。在教育部工作期間，奉命起草大學令。三月，隨部遷往北京，任專門教育司第一科

科長，後又改任僉事。四月，任北京「民主報」社外撰述。一九一三年，報社被查封。九月，擔任國民大學法科教授，並加入國民黨。

一九一四年三月，任教育部主任秘書兼署專門教育司司長（即高教司），五月辭職。八月，任中國公學專任教授。

一九一六年，離京赴滬，九月，為「公民書局」主編公民叢書。

發明四角號碼檢字

一九二一年九月，經胡適推薦，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十一月，任編譯所所長。

一九二四年十月，東方圖書館落成，王雲五兼任館長。翌年三月，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一九二七年四月，完成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翌年二月，任大學院譯名統一委員會主任，並出版教育大辭書。一九二九年四月，刊行「萬有文庫」第一集。

九月，卸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一職。

一九三〇年二月，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

三月，出國考察。九月回國推行科學管理法，整頓商務印書館業務。十月，設立研究所。自兼所長，並出版王雲五大辭典

、王雲五小辭典。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軍侵華於上海引發淞滬之戰。二十九日，商務印書館閘北總廠受戰火波及，編譯所及東方圖書館均被戰火焚毀。

一九三二年三月，訂定復興商務計畫。八月，上海商務印書館總館復業。十一月起，商務印書館每日印行新書一冊。

一九三三年，主編大學用書及東方文庫續篇。九月，出版萬有文庫第二集，並與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合作，印行四庫全書珍本為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其後又印續集、三集），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同時落成啟用。

一九三七年七月，應邀出席廬山談話會。抗戰發生後，王雲五決定以香港分館為業務中心，並親自長駐香港綜理業務。

一九三八年六月，任國民參政會第一屆參政員。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蔡元培病逝香港，王雲五為之處理喪事，葬蔡元培於香港華人公墓。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淪陷，王雲五至重慶，並設立商務印書館重慶分館。次年三月起，重慶分館擴大營業，在抗戰期間，紙張、印刷材料來源艱困下，仍然

每週出版新書十五種。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為中國訪英團團員之一，團長為王世杰，團員有杭立武等人。一九四四年一月，完成訪問任務。一九四五年七月，當選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之一。一九四六年一月，為社會賢達代表，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四月，回上海，辭去上海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一職。五月就任經濟部部長。一九四七年四月，任國民政府委員及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為張群）。

中共列為頭號戰犯

一九四八年五月，任行憲後首屆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財政部部長；八月發行金圓券；十一月因幣制改革失敗，引咎辭職；十二月五日，被中共列為「頭等戰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香港創辦「華國出版社」。

一九五一年一月，由香港回臺灣定居，被聘為國策顧問。七月任中央故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第二屆理事長，任期二年。一九五三年二月，接任商務印書館業務計畫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九五四年八月任考試院副院長，並擔任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

教授。次年八月，擔任「孫立人案九人調查委員會」委員。一九五八年三月，任總統府臨時行政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所提的改革案頗受重視，遂於一九五八年七月任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為陳辭修，黃少谷為秘書長。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辭職，應聘為總統府資政，並任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董事長。一九六四年七月，又重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並擔任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長。一九六六年編入人文庫。一九六七年七月，八十大慶，出版「岫廬八十自述」，自云：「一生以出版為主，教學次之，公務、政務殆為客串。」

一九六八年六月，商務印書館新廈落成，名為雲五大樓。次年六月，辭政大政研所教授，計共在政大任教十五年，前十年是兼任教授，後五年是專任教授。一九七九年六月，以心臟病去世，享年九十二歲，葬於臺北縣樹林佛教墓園。

我和王雲五認識是在一九五一年，當時他住在和平東路一段與新生南路一段之間政府配給的木造宿舍內。由於他一生注重出版事業，所以華國出版社也遷到和平東路，與師大距離很近。王雲五來找我，

希望能由師大教授寫一些書籍給華國出版社出版。於是我便向他推薦國文系教授王偉俠所寫的「應用文講話」，並由我為之作序，經由華國出版社出版後，銷路頗佳。

一九六四年七月，華國出版社業務逐漸結束（實際業務是由王德芳（王世杰之姪）負責）。味全公司董事長黃烈火找王雲五負責出版「全知文庫」的編輯委員會，黃董事長出資一百萬臺幣作為文化事業的基金，而所編的「全知文庫」則是以青少年讀者為對象，王雲五找我和楊亮功為該編輯委員會的編輯委員，每二星期開會一次。也因此之故，味全公司常招待我們到埔心牧場野餐，該書編成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使商務印書館重生

商務印書館幾次遭遇困難，都是由王雲五從逆境中重振業務，不斷出版許多有價值的書籍，也使商務印書館能在出版界中執牛耳地位。他在政治上曾數度出任要職，一旦卸下公職，即回商務印書館服務，每日按時上班。每出版一新書，從封面設計、排版等細節莫不親自決定。一九五

三年，我出國考察一年，這一年間，經常寫信給師大的學生。回國之後，商務印書館便將這些信件收集起來出版「旅美書簡」一書。當時王雲五已年近八十高齡，仍親在書中重要文句之處劃上圈，他這種對事業專注的精神實在令人佩服。

我和王雲五可算是忘年之交，凡由他所主持的業務，一定邀請我參加，例如他擔任總統府臨時行政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時，就聘我為顧問。他出任嘉新公司文化獎學金主任委員時，也要聘我為委員。甚至當他應聘為某私立中學的董事長時，也聘我為董事，不過，此事我並未接受。我和他同在政大教書時，偶而也會在教授休息室碰面，他曾經對我說：「只有我們倆可以不當官，因為我倆不做官還可以教書。」我則笑答謂：「古人云『學而優則仕』，我們倆是『仕而退則教』。」王雲五先生為人很風趣，喜歡喝酒，醉了就常講英文，實在是一位可愛又可敬的長者。

黃君璧烘染煙霞功夫深

幼喜繪事情志獨鍾

國畫大師黃君璧，名允瑄，字君璧，

晚號君翁，廣東南海人。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清光緒廿四年）生於廣州。父黃仰荷踵繼祖業，樂親書畫。黃君璧七歲隨胡子晉啟蒙，後又從學於仲父黃問涯。年十四復受教於陳貫之，國學根基，於焉始奠。時西學漸興，長兄又為之延聘馮子煜教授英文數學，年十六入廣東公學，歷五寒暑而卒業。

黃君璧自髫齡即好繪事，隨手塗抹，輒有佳致。長兄以其情志獨鍾，多所指導。一九二二年，復入楚庭美術學院，研習西洋繪畫，為時三載，得窺泰西透視光影賦彩之道。是歲彩筆初試，即獲廣東全省第一屆美展國畫最優獎，而四川內江畫家張大千來遊穗城，遂與訂交。一九二七年，出任廣州市立美術專務主任，又與宜興徐悲鴻訂交。其後東渡日本，考察美術教育，歷時一載。一九三五年返國，任職中山文化教育館，著手編撰「中國畫史」。

抗日軍興，黃君璧入蜀，出任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並兼國立藝專國畫組主任。一九四二年，太夫人病逝故里，以烽火阻隔，未能親視含殮，飲痛終身，因取耿梁公望白雲而思親之義顏其畫室，此即「白雲堂」一名之由來。一九四八年冬

，與同鄉梁寒操先生相偕，首次渡海來臺，舉行書畫聯展於臺北市中山堂。翌年大陸動亂，黃君璧遂由港來臺定居。一九四九年六月間，我獲悉君璧先生抵臺消息，乃專誠至臺北市泰順街其臨時寓所拜訪，並表示擬聘擔任師院藝術系主任，彼因與我素未謀面，頗感訝異，承其不棄，立即應聘。從此便擔任師院、師大藝術系主任二十餘年。退休後仍繼續在校授課，故師大美術系館大樓落成時，即請其題字，以為永久紀念。

及門弟子名家如雲

臺灣光復初期，公私立大學甚少。故由大陸來臺在各大學任教者，常在一校授課達數十年之久。此與過去大陸情形，頗有不同。大陸各省市均設有大學，而北平、上海等地，大學林立，凡稍具聲譽之學者，各校爭相延攬，因而各大學人事流動性極大，名教授能在一校連續任教數十年之事，可謂罕見。我參加師大成立四十六周年校慶酒會時，便有幾位同仁對我說，在大陸時期，公私立大學校長很少能參加自己所主持的學校成立典禮有四十多次的。回想四十三年以來，除其間兩年出國研

究考察外，每年我都是出席師大的校慶典禮的。可是一九四九年與我同時至師大服務的同仁，有很多人已經謝世。而黃君璧亦以九五高齡於一九九二年遽歸道山，未及參加師大師生本屆校慶所舉辦的美術展覽。人生朝露，思之愴然。

在當代國畫大師中，黃君璧連續任教於大學美術系數十年，及門弟子，多成名家。加以其私人畫室白雲堂習藝者，為數何止千百。他對中國藝術教育的卓越貢獻，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所以當其公祭之日，弔者群集靈堂，幾無移足之地，可謂備極哀榮。我亦為治喪委員與覆旗官，目睹當時情況，深為老友能獲得朝野人士之如此敬重而稍減哀思。

黃君璧為人親切、熱誠、豁達以及「樂道人之善」等等美德，使他生前能獲得最佳的「人緣」。我與他相識逾四十年，真可謂「金石之交」。當他由港返臺，主持畫展開幕儀式，並擬於九五誕辰筵邀友好餐敘。據黃君璧令媛黃安霞面告，其父所手寫的客人名單中，將余名列為第一位，並說：「我是時時刻刻都不會忘記劉校長的。」這使我聯想到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晚間十時，梁實秋在中山診所病危前

特囑師大校友朱良箴打電話要我前往病榻前一見的情形，次日我又至中心診所親見梁實秋瞑目長逝，其後並為其主持喪葬事宜。實秋、君璧和我，真可謂生死之交了。

為人處世無私無我

一九四九年夏，大陸局勢動盪。溥心畬由舟山避難來臺，臨時下榻臺北市中山南路「凱歌歸」招待所（即中央黨部現址）。我聞悉往訪，承彼慨允至師院任教。黃君璧與溥心畬原係舊識，極表歡迎。溥心畬在師大美術系授課時，曾有一句「書畫同源」的名言，即告訴學生要學好國畫，應先將國文讀好，書法練好，如此方能自己的作品上，作詩題字，得心應手，免於求人。張大千自大陸僑居巴西前，曾在臺北小住，黃君璧再三邀其留臺任教，彼以出國計畫早經決定，未便改變，故僅在師大美術系作數次講演，離臺前特託黃君璧以所繪國畫一張相贈，我至今仍予珍藏。師大美術系同學之所以能人才輩出，黃君璧「容納眾流」的胸懷是一個主要的因素，特別在藝術界，這種風範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四十多年來我與黃君璧相交期間，有

一些小事常使我記憶猶新，永不忘懷。一九五三年二月，我首次赴美考察，途經洛杉磯時，黃君璧與我國李總領事同至機場相接。其後數日，黃君璧一直陪我在洛城近郊觀賞名勝，並曾至前南京市長劉紀文的夫人寓所茶敘。一九五七年五月，我在紐約開會，黃君璧獲知我所住宿的旅社，即約時來晤，見面後，他告訴我將赴中南美幾個國家舉行畫展。並謂日前顧一樵自費城至紐約與其話舊，他曾以所展作品相示，顧一樵對其某一作品極為讚賞，他便抽出奉贈。我當即面詢黃君璧，途中少了一件預定展出的作品怎麼辦？他笑著對我說，只好在紐約多留數日補畫一張算了。黃君璧一生為人處世，始終表現一種無私無我的精神。無論舊雨新知，只要對其作品特加讚譽並稍有「欲得」之意時，彼必割愛相贈。他這種慷慨的性格，使他贏得了無數中外人士深厚的友誼。

健談好客友朋敬重

黃君璧的好客也是一般朋友都知道的，我與內子石裕清女士（亦為白雲堂弟子之一）每次至其和平東路寓所拜候時，他必偕其夫人約往一家粵菜館餐敘。有一天

上午我因事往訪，兩人談興甚濃，他突然對我說，約幾位老朋友晚上一起吃飯如何？他順口提出擬邀的幾位人士的大名：陳立夫、孔德成、劉季洪、陳雪屏、梁實秋

、臺靜農。我說他們有幾位都是大忙人，臨時是否能夠約到頗無把握，他說你就在此打電話分別聯絡好了。出乎意外的，他們幾位都準時於下午七時到中山北路的紅寶石粵菜館共餐，自然他們也曾表示完全是看黃君璧的面子，把另外的宴會推辭掉了。由此即可想見黃君璧在一般朋友心目中，受到如何的敬重。



①黃君璧在阿根廷大瀑布留影。
②黃君璧在巴西大瀑布寫生。

